

明末清初史料選刊

嶺表紀年

所知錄

天南逸史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嶺表紀年

〔明〕魯可藻

所知錄

〔明〕錢澄之

天南逸史

〔明〕瞿共美

浙江古籍出版社

嶺表紀年(外二種)

〔明〕魯可藻等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號)

浙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杭州環城北路天水橋堍)

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875 插頁 2 字數 200,000

印數 0,001—4,5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1347·9

定 價: 2.00 元

前言

浙江圖書館藏有《嶺表紀年》的傳以禮校本，抄寫甚精。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對此書僅著錄了這一種本子。是否尙有其他本子傳世，目前尙不可知。從溫睿臨、全祖望、楊鳳苞都曾提到或對之有所評論的情況來看，它過去流傳頗廣，當不至於是孤本僅存。

這是一種專記明末永曆小朝廷事跡的史籍，沒有標明作者。溫睿臨在《南疆逸史·凡例》中，定它爲魯可藻所作。全祖望則稱：「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瞿式耜）與別山（張同敞）者」。而楊鳳苞却認爲：「可藻與稼軒，悉心協力共守桂林」，「可知可藻斷不毀稼軒，《紀年》之書，必不出自可藻手也決矣。」但統觀全書，它完全體現了魯可藻的觀點，魯可藻其人在這裏，可謂是呼之欲出。全書對瞿式耜的大節與晚節都是充分肯定的。但瞿式耜究竟不是甚麼完人，他有缺點，更有偏頗，爲甚麼同他「悉心協力共守桂林」的人，就不能對他有所憾呢？因此，在本書的作者問題上，謝國楨採取溫說，我們認爲是可從的。

以上只是辨作者。至於談是非，即使單純從永曆小朝廷的角度來說，有些事情，究竟誰是誰非，問題很複雜。永曆朝從一開始就在風雨飄搖之中，它居無定處，但却黨爭不休，把明末政治上極端腐敗的情況都繼承下來了。如果沒有李自成餘部和張獻忠餘部的先後支持，很難想像它居然會存在十四

五年之久。在劇烈的楚黨、吳黨或東黨、西黨之爭中，魯可藻是以局外人自居的，《嶺表紀年》所記也確多第一手資料。但另一位也以局外人自居的錢澄之（又名錢秉鐙），在所撰的《所知錄》中，就對魯可藻頗有意見。錢澄之撰寫《所知錄》，態度是比較嚴謹的，很受到黃宗羲的推崇。爲了可以相互印證和有所比較，我們把《嶺表紀年》、《所知錄》和另一種同樣是記述永曆朝事跡的《天南逸史》，放在一起出版。

《嶺表紀年》由於沒有別本可以校勘，這次除對一些文字上明顯的差錯徑予改正以外，其他的少數舛格之處都仍承其舊。《所知錄》用的是最完整的新會學社排印本，這次標點時改正了一些原來句讀上的錯誤。《天南逸史》用的也是浙江圖書館藏的抄本。這書或分爲《粵游見聞》和《東明聞見錄》兩書，見於《明季稗史彙編》，傳以禮和謝國楨言之已詳。但抄本與稗史本之間，文字頗有差異。作者瞿共美（瞿式耜的族人）在書的最後說：「是書既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一死甘心矣！」可見他在撰寫中是不會有甚麼顧忌的。而抄本則已處處稱清兵爲大清兵，稗史本雖稱清師，但却把張同敞罵孔有德的「癡癡子」改爲「癡癡癡」了。諸如此類，可見兩種本子都有所諱改，都已不完全是本書的原貌，但無傷於史實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抄本有少量的筆誤，已核對稗史本，加以改正。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四月

〔明〕魯可藻撰

嶺表紀年

總目

嶺表紀年·····	〔明〕魯可藻（一）
所知錄·····	〔明〕錢澄之（二四九）
天南逸史·····	〔明〕瞿共美（二四九）

嶺表紀年目錄

卷一	隆武二年十月至永曆元年	(五)
卷二	永曆二年	(五)
卷三	永曆三年	(八四)
卷四	永曆四年至五年正月	(一一)
附錄	題《嶺表紀年》	全祖望(二四七)
	再題《嶺表紀年》	全祖望(二四七)
	跋《嶺表紀年》	楊鳳苞(二四八)

〔明〕魯可藻撰

嶺表紀年

嶺表紀年目錄

卷一	隆武二年十月至永曆元年	(五)
卷二	永曆二年	(五)
卷三	永曆三年	(八)
卷四	永曆四年至五年正月	(二一)
附錄	題《嶺表紀年》	全祖望(二四七)
	再題《嶺表紀年》	全祖望(二四七)
	跋《嶺表紀年》	楊鳳苞(二四八)

嶺表紀年卷一

永曆皇帝爲神宗第七子，桂王常瀛之第四子，名由棖，生母馬氏，先封永明王。崇禎十五年冬，流賊張獻忠寇湖南，王國衡州陷，挈宮眷走粵西。世子、次子被擒，殺於衡州。王與第三子得先入粵。帝於永州界亦被擒，檻繫永州，將解衡。僞永州道，衡諸生也，請行期，欲爲寬其時日。帝應聲曰：「二十四日。」時已二十一日，衆嫌其太速。二十三日晡，忽傳大兵至，帝駭爲衡州賊又來。頃之，城內戒嚴飭守卒，乃知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兵入境。及晚，旗鼓官焦璉後以功封宣國公擁衆登陴，賊大潰。謁帝所，破檻出之，扶掖上馬。旣出城，帝不能騎，璉負之里許，渡河，肩輿送入粵，同王及宮眷往梧城居焉。王尋薨，思文皇帝諡曰端，封第三子安仁王爲桂王，未幾亦薨，俱葬梧州對岸之山原，後名興陵。太妃嫡母王氏爲甯聖，生母馬氏爲昭聖。率帝去梧，住肇慶。至是卽位於肇，年二十有四。帝生而厚重謹默，絕無聲色珍禽他嗜好，不飲酒，不置妃嬪，事務了了於心，事太妃極孝。太妃習文墨，曉事機，剖決諸務能晰情理。帝卽位，無不稟承。帝玉體龍顏酷似神祖，而性惡繁重亦略近之。在邸時雖未甚學問，有與論講書義者，輒喜聽受，當經筵日講，悉心體會，疊疊不倦。神宗諸子惟端帝肖之，諸孫又惟帝肖之。卽位之明年，□蒼梧道陳軾來任，夢詣城隍廟，神與揖而言曰：「此永明地也。」軾不知

永明爲何。帝入粵，過全州光孝寺謁彌勒佛，木身忽竪立，帝出，還坐有聲。檻繫時恍惚似夢，聞聲曰：「當有十四年天下，無憂也。」丁亥至庚子十四年

丙戌，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

冬十月十日壬辰，永明王於廣東肇慶府監國。是晚，以總督兩廣兵部尙書丁魁楚兼東閣大學士，爲首輔；督軍兵部尙書呂大器、兵部左侍郎瞿式耜各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

九月八日辛酉，聞汀變。時魁楚移鎮南雄，肇守朱治憫與式耜議監國。越五日，巡按御史顧之俊踰五羊至肇慶，議亦合，惟俟決於魁楚。又越三日，魁楚回鎮，稱有密敕迎駕。式耜往晤，辭不見。肇守請見，亦卻之，若未慮及此者。及式耜之俊與言，殊難之，謂無兵無餉，尤以蒙塵無確耗。而太妃亦心不欲立，辭甚切。魁楚、式耜獨見同見而請之，皆不可。自是翰林編修方以智、舊虔督李永茂、督軍呂大器、練兵部院湯來賀、舊巡撫王化澄、嶺南道林佳鼎、宗臣容藩、司禮王坤、龐天壽等相繼至，率無定議。延汀離散，暨先後奉差舊江撫周光夏、給事中程源、御史李膺品、錢邦芑、文選吳貞毓、職方萬六吉等畢集肇之江潯，人情洶洶，魁楚猶以廣城諸紳無至者，不敢定議。晦之夜，大學士何吾騶自汀間道歸粵，馳書魁楚，述汀變，並言倫序應立桂藩。魁楚乃即約式耜等，十月癸未朔上箋勸監國。丁亥再上箋，乃奉令旨，明日即監國位。

或謂魁楚定議如彼其難，得首輔如此其易，豈非常之事固宜謹始，入直惟爵，不得不爾乎？治憫聞變

之初，主此勿疑，雖議不遽決，箋文及一切什物無弗辦。午夜定議，詰朝從事，取之悉如寄焉。

巡按御史顧之俊西遁去。

之俊來粵，不入廣城，不上任，泊舟端江數日，預聞監國議。乃不俟議成，貽總督、肇守各一書，徑西去，謂身受隆武皇帝之恩，不欲親見其事云。

起復舊虔督兵部尙書李永茂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以王化澄總督兩廣，湯來賀總督南韶。永茂辭職，入山守制，固留，不可。

永茂，南陽之後，堅不肯奪情。

呂大器不辭而去。

大器，隆武時已有入直命，首輔乃屬魁楚，王又親定魁楚掌本兵，式耜掌銓，大器忿甚。議者請爲戎政，終不悅，拂衣去。王舟上梧，大器坐江干林次，忿怒，竟不辭而行。

後蜀人入朝，未有不以爭職爭權爲閔閹者。賢者固已如此，遑問其他。

督餉兵科加戶兵二部侍郎梁應奇，仍原官，往催西餉。

起舊銓司龍大維掌選事。

陞肇慶知府朱治憫光祿少卿，兼分巡嶺西道。

十六日戊戌，聞贛變，王議西幸。越日，廷臣請留行，不可，太妃登舟。又越日，王舟行，廷臣隨扈。

陞方以智左春坊左諭德。

陞廣東布政顧元鏡戶部右侍郎，奉命回廣察取錢糧。

元鏡至五羊，受唐王大拜，不復命。

十一月朔，蘇觀生擁立唐王於廣州府，改元紹武。

延汀既變，隨陷福京，唐王方監國，浮海至廣。觀生以兄終弟及擁戴，預議皆廣人，閩之舊臣無一焉。廣人後至者，觀生輒疑爲肇來奸細，被殺害者殊多。

瞿式耜題張佐宸驗封主事，林銓吏部司務。可其奏。

銓爲式耜故人，相從久，預定策之議，魁楚所不欲也。

以林佳鼎總督兩廣。

統總兵蘇聘、龍倫等五人，各掛印，東征廣州之不當立君者。

唐王之立，以兄終弟及；今上則以神宗之孫。當留京不守，隆武帝崛起閩京，聰明才略，居然有爲之主。使其兩年間能恢復郡邑，稍暨辟國之功，雖變出倉卒，徑執兄終弟及之說，誰曰不宜！惜也功未逮。

志、厥國日蹙，一朝而亡。唐王雖立，亦亡不旋踵。祖宗血食，卒賴今上延之以大中興，其亦有天意焉。

改王化澄兵部尙書，丁魁楚掌戎政。

王復入肇慶。

十八日庚午，卽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

上至梧，廷臣請還肇，林佳鼎疏尤剴切，聞有東事乃還。丁魁楚乃請正大位。蓋觀生之立唐王，雖曰感恩，亦與魁楚修讐也，或亦自悔其遲邪？

尊隆武皇帝曰思文皇帝。

尊皇考爲端皇帝，皇前妣呂爲皇帝太后，皇生祖妣李爲太皇太后。

尊太妃王生母馬爲皇太后，冊立妃王爲皇后。

諡皇三兄桂王曰恭。

陞舊江撫周光夏爲左都御史，掌院事；起陞劉廣允刑部，改虔督童天閱戶部，各右侍郎；陞江西學道吳炳兵部，西撫晏日曙刑部，各左侍郎。

日曙明練豈第，清操勤事，同知嘉興、蘇州、永州諸劇郡，所至輒得民心。既陞湖南分守，會福京聞靖逆之變，思文帝召廷臣會議，內閣曾櫻奏：「臣友晏日曙曾任楚之永州，能悉粵事，謂靖江必無能爲，